DS
735
A2Y86
1771a
v.36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1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五季 宋太祖開寶七年以前附。

己未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鎭。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 前一夕設之也。 樂縣于殿庭周主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具疏以對。

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于外。心和于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樂生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十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

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鐘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縣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黃鐘之宮。止存一調。蓋樂之缺壞。無甚于今。陛下臨視樂縣。知其亡失。以臣嘗學律呂。宜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乃依古法以秬黍用羊頭山秬黍中者。定尺。一黍爲分。十黍爲寸。十寸爲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管。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朱子曰。京房始作律準。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有三絃。一絃是全律。考律準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故曰全律。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一律。第八絃爲林鐘。第三絃爲太蔟。第十絃爲南呂。第五絃爲姑洗。第十二絃爲應鐘。第七絃爲蕤賓。第二絃爲大呂。第九絃爲夷則。第四絃爲夾鍾。第十一絃爲無射。第六絃爲仲呂。及黃鍾清聲。第十三絃爲黃鍾之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一律中調之一終也。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

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朴又言。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樂成而和。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即閔河。汴見前。以通陳潁之漕。自是以西南爲閔河。東南爲蔡河。後又改曰惠民河。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

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奏。所減之數倣此。

周淮南饑。

淮南饑。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銳明敏。志略過人。及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遼。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周主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道入遼境。柵于乾寧軍（唐置。遼于軍置寧州。明改曰青縣。今屬天津府。）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

通瀛莫車駕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趨遼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之知遼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至益津關（後唐置今霸州是）遼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關遼守將姚內斌（平州盧龍人）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遼瀛州刺史高彥暉（薊州漁陽人）舉城降于是關南悉平宴諸將于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趨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幽州人）先發據固安（隋縣今屬順天府）

自至安陽水。在固安縣北。拒馬河支流也。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孫行友拔易州。擒遼刺史李在欽獻之。斬于軍市。以瓦橋關為雄州。今雄縣是。屬保定府。益津關為霸州。今屬順天府。命韓令坤陳思讓字後已。盧龍人。戍之。遂還大梁。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

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歸時則爲讐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諜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郭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周主立其子宗訓爲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爲梁王生七年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爲疑周主曰自

古用文武才畧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爲人謙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

周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胡三省注。後唐始置大內都點檢官。至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置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之上。

先是。周主自關南還。在道閱文書。于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都點檢。永德周懿親永德妻。周太祖女。有功。周主疑焉。至是。以匡胤代之。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是爲周恭帝。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著字成象。單父人。藩邸

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爲相愼毋泄此言是日周主殂諡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梁王宗訓即位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于爲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搉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

錢少物貴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謨計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

九月唐太子冀卒唐主以其子從嘉（字重光唐主第六子）爲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

謨數奉使入周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嘗與天威都虞侯張巒屏人夜語樞密副使唐鎬譖其有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會太子冀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字子師唐主第七子）善言于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爲嗣唐主由是怒徙從嘉爲吳王居東宮謨請令

宦官專橫屏士人爲門外乃此輩通病至羣臣非下蠶室不得任用則自昔所無國事混濁若此不亡何待彼時無恥之徒竟甘心自宮求進更無復情理矣

一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詔暴巒罪流饒州貶巒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番禺人以龔澄樞爲內太師

南漢主鋹以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眞告允章欲作亂玉淸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人封州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爲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唐以洪州爲南都

他日廣州收降盛服數百輩騈首就戮狐貉同盡一邱死且餘臭雖噬臍亦奚及乎

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都之。羣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唐鎬勸之。乃以洪州爲南都。命曰南昌府。

遼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遼主遣其舅使于唐。周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冀州信都人。募刺客使殺之。自是遼與唐絕。

庚申 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是歲周亡。宋代。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爲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後周自太祖至恭帝。凡三主。合九年。

先是。周鎮、定二州言北漢會遼兵入寇。至是。正月辛丑朔。遣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太原人。

陳橋兵變論者疑宋主實與其謀蓋彼時匡義以手足之親趙普以腹心之寄鑿然部分役人帳中密白使非微窺宋祖隱微豈至若此且其受命而出因變而返遽行禪代絕無愧辭更足啓後人訾議雖當時朝不易位市不易肆其後布武修文撥亂反正而其得國之不以道又豈能曲爲原諒哉

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乃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懼。爭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苗訓。河中人。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是夕。次陳橋驛。陳橋驛。注見前。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潞州上黨人。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即宋太宗。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開封浚儀人。都虞候王審琦。字仲寶。洛陽人。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

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身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廷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郎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字仲詢大名人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猝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字光烈蜀人徙洛陽逐焉通馳入其

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并州太原人。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周世宗納符彥卿之女爲后。后殂。復納其妹。卽太后也。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因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鎭。

加官進爵有差汞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華山處士陳摶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贈周韓通爲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高懷德字藏用。行周子。張令鐸棣州厭次人。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眞定。韓令坤引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後延釗令坤皆出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即匡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

父有天下傳之子三代以來不易之常經兄終弟及商道有然史官仲丁而後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固

臣讀書知爲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定州安喜人。）爲皇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既而后有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及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

勢所必至也杜太后徒知國有長君為社稷之福而不知以次傳位啓骨肉之嫌厥後涪陵武功不得其死適金匱誓書所以階之厲耳

不意既為國家官階豈有因臣子私諱而改之之理且璟無章亦無涉宋主此為囂狥名而不知義矣

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字文化宋主弟光美傳德昭。字日新宋主第二子。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受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于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事在次年六月。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為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三品仍為樞密使。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字得臣）泣諫。筠不聽。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

于太平驛。在潞州府長治縣西北。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筠。

五月。己亥朔。日食。

宋主自將兵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石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

宋史以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盡節于周作周三臣傳以表異之夫韓通之闔門遇害李筠之拒宋起兵誠無忝于忠義若重進以周室懿親與宋祖同爲北面

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北漢主懼引師歸宋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進攻潞州守節降

秋七月宋主還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字省躬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權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宋主遣六宅

[illegible]之後觀望受命始則以移鎮而不自安後則以賜券而欲朝汴遲疑不決乃復聚兵是宋之叛臣而非周之忠臣烏可同日語哉

使宋初武職諸司有六宅正副等陳思誨宅第讓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白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洛陽人等分道討之

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凡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牙校遂還汴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

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髮布曰幘。岸幘露頂也。跣足也。跣赤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考宋史竇儀傳。建隆元年秋。儀遷工部尚書。會翰林學士王著。因酒失貶官。太祖問于范質。以儀代之。而王著傳則云乾德元年。著直禁中。被酒夜叩宮門。帝怒。貶著比部員外郎。兩傳互異。商輅續綱目。以儀傳爲據。薛應旂通鑑。則從著傳。今依續綱目。紀于是年。而王著酒失事不載。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徼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辛酉 宋建隆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僥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取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見也守信數人若果不可制豈數言委曲規諷所能罷其典兵者彼時宋主英勇固出數人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唐徙都洪州

宋主既平揚州唐主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

之上操縱由已消患未然守信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于杯酒詭辭處炫奇以爲秘計神謀而不于宋主英斷勇爲處著眼而後世遂以是爲妙策獨出吁可笑矣

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

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宋以李漢超（雲中人。）爲關南兵馬都監。（文獻通考。宋置兵馬都監。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

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幷所貸朕如貴汝勿復爲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鎭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事見前益甚宋主卽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鎭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旣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旣至訊之得實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

唐主景殂子煜初名從嘉更名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殂于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即馮延魯更名）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注見前）入貢于宋

女真部人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隸遼籍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沙門島（在登州府蓬萊縣西北海中齊乘有五島相聯屬海市現滅多在其上）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瓜沙自後唐同光初曹義金遣使附道通貢（事具前）其後義金卒（五代史義金晉天福五年卒）其子元忠元深等亦皆遣使中

國。五代史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深爲瓜州團練使。至是入貢于宋。宋史外國傳沙州唐大中五年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商輅續綱目薛應旂通鑑皆因之考司馬氏通鑑唐咸通十三年張義潮卒沙州長史曹義金自領軍府詔以義金爲節度使又考歐陽修五代史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遣使附以來二書所載與宋史互有不同司馬氏考據詳核當必無誤今依通鑑兼節採歐史改輯。

壬戌 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磁州武安人。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諸州大辟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復之。

夏四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

從效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既而洪進幽漢思而代之。漢思

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洪進。漢思諸于須不平。欲害洪進。謀泄不果。由是更相爲備。一日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徑入府中。鎖其戶而求印。漢思惶懼。即于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遂自稱留後。遷漢思于別舍。以兵守之。

宋以趙贊即趙匡贊。避宋主名改。爲彰武後唐改延州爲彰武軍。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宋主嘗注意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鎭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鎭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鎭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預爲之備。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董遵誨。范陽人。馮繼業字嗣宗。暉之子。馬仁瑀。夏津人。賀惟忠。忻州定

襄人。何繼筠。字化龍。福進之子。郭進。博野人。李繼勳。大名元城人。

冬十月。宋以趙普爲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鬭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歲

十一月。荊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字成和。保融子。嗣。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自歸于朝廷。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襲潭州、殺留後廖簡、據其城。又將取朗州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

蜀鑄鐵錢、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場榷之、以專其利。又遣使遍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游（隋置。今曰樂山。爲四川嘉定州治。）令田淳（成都人。）上疏言擾民

自唐中葉以來藩鎮自彊據土地專生殺甲兵財賦唯其所擅蓋百餘年宋主漸削其權以次易文臣布列州縣朝廷命令始行于天下改絃更張而無紛擾

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韓保正。字永吉。潞州長子人。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眞。以李托為內太師。

彥眞既譖殺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彥眞恣橫。使人告其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癸亥　宋乾德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荊南、湖南亡。

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

之迹可謂善于圖治矣

因濃徙致仕或因遷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荆南自高季興至繼冲凡五主合五十七年

初宋盧懷忠瀛州河間人使荆南還言江陵南逼長沙東距建康西廹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洛州臨洛人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

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彊弱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而進繼冲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唐州方城人為荆南都巡檢使文獻通考宋制沿邊溪峒有都巡檢其歸峽荆門等處路通蠻夷特置都巡檢使以總轄之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尋改武寧前注見節度使

宋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

朗執保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從富等以兵逆戰于澧江（出黔州安福縣遷州南下流入洞庭湖九江之一也）宋師敗之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李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宋主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呂餘慶琦之子）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

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宋史職官志通判掌倅貳郡政以郎官以上充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于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宋行應天歷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宋主自為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乃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涖之遂著爲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遼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爲平晉軍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

初宋主爲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泗橋之役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爲殿前都虞候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瓊輕侮

泗橋之役瓊身冒矢石以蔽宋主瀕于九死而不顧忠壯炳然豈有寵秩既膺忽萌異志之理乃讒人交搆死非其辜瓊固輕率招尤宋主亦不免失之凉薄

矣

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九月北漢以遼兵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初進從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

起及徽之知宋主之不宜典握禁兵頗有先幾之識使其言見用何致變起陳橋二人既食周祿實爲忠于所事及其復仕宋室則是初終易節矣宋主不薄

職。宋主從之。

冬十月。北漢以郭無爲（字無不爲。青州千乘人。）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敗于潞州。且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蔚州人。）爲相。又召抱腹山（在太原。）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寰宇記。山五巒巍然。故名。）僧繼顒（劉守光子。爲浮屠。）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爲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爲西河令。徽之

其吏事二姓而銜其舊日私嫌豈足爲萬世立臣子大防乎

爲天長令。

溪州前注見蠻附于宋。

北江酉陽江之別源也在今永順府保靖縣北亦曰北河蠻酋最大者曰彭氏。本江西吉水人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上溪廢州在今永順府龍山縣中溪廢州亦在龍山縣下溪州故城在永順府永順縣彭氏所治也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地俱在今永順府境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于是各州悉罷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甲子宋乾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宋太祖雪夜幸趙普家計下太原後人復爲美談不知[illegible]之罰[illegible]秘謀亦可召[illegible]籌畫命將或[illegible]叩門始有[illegible]功臣家不能無所疑慮微行數過固有深意厥後南唐海物亦以緣至而得之可以覘其用心矣

普既相以天下爲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爇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

宮。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范質罷相。未幾卒。宋主弟光義嘗稱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

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遼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已而遼州復爲北漢所取。

宋以陳洪進爲平海節度使。

先是。洪進既幽張漢思。遣使請命于唐。復遣牙將魏仁

濟奉表如宋且請制命至是宋主詔削唐主改清源爲平海軍授洪進節度使洪進歲貢多厚斂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字子平浚儀人呂餘慶參知政事參知政事設官自此始○職官志秩正二品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唐參知政事之名始于劉洎說具前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勑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宋以秦再雄辰州猺人爲辰州刺史

初隋置辰州沅陵郡今辰州府是唐復置錦州盧陽郡故城在今沅州府麻陽縣溪州及巫敘州潭陽郡貞觀中曰巫州大歷初改敘州皆西南溪峝諸蠻地也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擇蠻人爲其黨所服者得秦再雄武健有奇畧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荊湘無復邊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竇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榷貨務。朝野雜記宋制有四提轄官榷貨務其一也掌鹺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置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解池鹽也亦榷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從珂秦州天水人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在今廣州府新安縣南凡隸三千人。定其課。令入海探珠。所居宮殿。以珠玳

以諸葛亮之用兵尚不敢聽魏延之說出子午以徼幸成功昭遠何人乃欲從

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初南漢內常侍鄧廷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懵然莫以為慮及宋克郴州始懼以廷瑁為招討使屯洸口。洸口在韶州府英德縣西南始興大江之北今有鎮

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注見出前。

徒偉輕舉是徒啓宋兵端以速蜀之亡耳觀其出師時酒酣攘臂自方諸葛及門敗術據床股栗目哭懸願小人情狀可堪一噱

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彥韜至汴。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即劉廷讓。范陽人。字文之。按考宋史本紀。太祖伐蜀有劉光義。太宗拒遼有劉廷讓。又考列傳。劉廷讓字光乂。所載伐蜀拒遼事。與本紀同。蓋廷讓本名光義。後避太宗諱。更名。因即以原名為字。而改義從乂。史特未之詳耳。薛應旂以光義廷讓為兩人。殊失考核）崔彥進（大名人）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于汴水之濱。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只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

由鳳州進。廷讓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有宋師。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趙崇韜。廷隱子。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唐置郎武興。注見前。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俱在漢中府畧陽縣。遂取興州。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注見前。敗之。擒保正及進等。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在保寧府廣元縣東北。有大小二嶺。皆極高峻。蜀置砦于此。崔彥進張萬友與康延澤。福之子。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注見前。焚梁退保劍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太原人死之

初夔州有鏁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鏁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卻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鏁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澤州陵川人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見其

骨于灰燼中以禮葬之。已而光義及彬克蜀萬、施、開、忠等州，峽中郡縣悉定。時諸將所過多屠戮，獨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字晦仁，凝之子。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唐主募人爲僧。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事。

乙丑宋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光。今保寧府昭化縣。本劉宋益昌。後唐曰益光。宋開寶後改名。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注見前。蜀人于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亦曰清疆。店在劍州東北。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在劍州東。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陳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

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蜀太子元喆字遵聖。將兵禦宋。至綿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西魏縣。今爲驛。在綿州東北。蜀主昶降。後蜀自孟知祥至昶。凡二世。合三十二年。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元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巳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

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詣全斌請降。全斌受之。遂入成都。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宋主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梁大雪。宋主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所向有功。

三月。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蜀兵憤

怨。行至緜州。遂作亂。刼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成都人。推以爲帥。稱興蜀大王。兩川郡縣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宋主聞之。命客省使宋史職官志。使爲武臣崇秩。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賓禮之事。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師雄屯新繁。漢縣。今屬成都府。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全斌等復敗之于灌口。今成都府灌縣。宋以前爲灌口鎭。以灌口山名。師雄走死。其黨據銅山。注見前。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鎭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

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及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元喆爲泰寧軍（五代史職方考後梁以兖州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

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宋主有北征意。聞其言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

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鄧廷琄。

廷琄屯洸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祀之。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

升爲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椿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椿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三百萬遣使謀于彼倘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

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嘗臨觀之

丙寅宋乾德四年是歲凡四國一鎮夏五月宋罷羨餘賞格

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宋置今為縣屬襄陽府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閏月宋求遺書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及卒宋主深惜其未大用云宋初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

儀爲相趙普忌其剛直爾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丁卯宋乾德五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等以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聞蜀兵之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于是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皆責降曹彬劉光義以功進爵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兵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于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宋以沈義倫字順儀太康人後避太宗諱止名倫爲樞密副使

五星聚奎爲宋朝首瑞曾不數月即有日食之變天

義倫爲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宋史職官志。王師征討則置隨軍轉運使事畢即停。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卻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于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人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者。宋主乃止。出重贇爲彰德節度使。

三月。五星聚奎。宋史天文志。五星如聯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鎮星。晨見東方。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河內人。億之子。楊徽之。同爲諫官。儼

意果何屬耶好諛者諱祥而諱災矯情者稱災而却祥雖覺五十步之勝其于敬天勤民之本蓋亦失之遠矣

善步星歷嘗謂繖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夏六月戊午朔日食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即彝殷卒子克叡嗣

戊辰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二月宋主立宋氏洛陽人為后。

宋主元配賀氏開封人。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邠州新平人。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

三月宋覆試貢士。

知貢舉王祜字景叔大名莘人續編作王裕今依宋元通鑑。上進士合格者十

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簿不修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後周置今慶陽府環縣是）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

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黑蛇紫雲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繼恩繼元皆非劉氏子北漢主既知其不能一事則當早定大計以繼之故漢祖嫡孫久留遼境使迎還立之或可延一綫於將墜後此張昭敏實能見及之當其時迎之於遼有所不能耶付託失人致釀成禍變顛覆其宗劉鈞不能辭其責矣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劉旻廟號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巽軟非繼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疾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已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

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即洞渦水出平定州壽陽縣西流至太原縣南入汾亦曰同過水魏書地形志四水合道故曰同過進薄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本楊重貴太原人北漢世祖賜姓名馬峰太原人等領軍扼團柏谷注見前峰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北漢司空郭無爲弑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

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摏其胸弑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幷人疑無爲授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爲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初鈞既改元遼主責其罪輒拘繫使者數輩乃令繼文往請命亦被留不遣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祉結虜援無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冬十月宋貶雷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爲商州司戶參軍

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

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宋主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音鄂齒上下肉也）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

十一月遼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主遣耶律塔嚕（字尼嚕袞六院部郎君努古濟之後）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會李繼勳等聞遼兵將至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按塔嚕舊作撻烈尼嚕袞舊作涅魯袞努古濟舊作褭古直今並改正）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爲常制。

北漢主劉繼元弑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爲孝和（劉謚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

四之。未踰年皆死。

唐建澄心堂于內苑。

初。元宗創清輝殿于北苑。命徐遊（知誨子。）與張洎（初字師闇。改字偕仁。徐州全椒人。）為學士入直其中。至是唐主復于殿北建澄心堂。為朝廷內地。遊與其兄遼。居中用事。即以從子元樞為員外郎。凡機事密畫。皆自澄心堂出。元樞宣行之。由是中書樞密。俱同散地。（唐主留意聲色。先納周宗女為后。后通書史。尤善音律。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殘譜。盡得其聲調。以姻戚徐遊等從旁稱美。有狎客風。后有妹。姿容絕麗。往來宮中。得幸于唐主。唐主製小令艷詞。頗傳于外。后卒。竟冊立之。被寵逾于故后。）

己巳（宋開寶二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二月。遼弒其主烏里（舊作兀律。今改正。）于懷州。（遼置。在今巴林部西北廢慶州界。金史地理志。慶州有遼懷州。城中有遼行宮。）

遼主耽酒好畋，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鵞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醉，還行宮。夜分，近侍肖格、盥人華格、庖人錫古等弒之。按肖格舊作小哥，華格舊作化哥，錫古舊作辛古，今並改正。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党進朔州馬邑人軍于東北。漢劉繼業等乘夜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

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之升坐乃止

遼耶律賢字賢寧約鄂次子立

賢聞遼主被弑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卽位改元保寧號烏里曰穆宗以蕭守興爲尚書令納其女葉葉爲后賢嬰風疾國事皆后決之考遼史景宗后蕭氏諱綽小字葉葉北府宰相思温女思温小字英格宰相達魯之族弟華默哩之子按葉葉舊作燕燕英格舊作寅古華默哩舊作忽没里今並畧

夏四月遼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遼人必由鎭定救太原使重贇倍道兼行赴

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在太原府城東北。與忻州接界。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遼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于嘉山在定州曲陽縣東。亦曰嘉禾山。遼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八。宋主命以所獲遼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宋。

閏五月。宋主引還。

太原圍久不下。宋將石漢卿等戰死。北漢兵亦屢敗。遼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涿州范陽人。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

中流矢幾死。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北漢郭無為伏誅。

太原之闉南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騎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藝祖平時常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殺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達大度者乃於帝未忘疑黃袍之復加恐劇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于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龍潛鎮豈篤于言天而明于為政者耶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職方考後唐以安州為安遠軍節度使武德行護國注見前節度使郭從義定國寰宇記宋以同州為定國軍節度使白重贊保大注見前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歷履艱苦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庚午宋開寶三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遼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

先是遼所留北漢使者凡三十六人至是遼主盡厚禮而遣之仍移書北漢主以劉繼文同平章事繼文魁梧

有氣局沉毅寡言六留于遼遼主甚敬禮之及歸秉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爲代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酸棗人爲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席講周易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援引証據因示諷諫微旨宋主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昭素以衰老求歸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多就決之

夏四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

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代帝王陵盜發者。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

南漢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劉鋹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爲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于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

列象爲陳自是南蠻故習乃宗慤破之以假獅潘美

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晝守禦策澄樞聞宋前鋒已至芳林（鎮名在平樂府賀縣東北）遁還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遣其將伍彥柔以兵援賀潘美以奇兵擒彥柔斬之（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乘夜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宋伏兵猝起彥柔軍大亂遂擒之梟其首示城中南鄉舊鎮名今曰信都在賀縣南）翼日城遂破先是南漢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咸寧人以都統罷職）南漢主不從及聞賀州陷乃令崇徹領兵三萬屯賀江（注見前）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十月美次昭州克之又拔桂連二州（南漢主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乘勝遂攻韶州南漢主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陳于蓮花峯下（在韶州府曲江縣南）南漢主教象爲陳每象載十數人皆

射之以勁弩驚奔反踶輒遭敗劒法不相襲而制勝則同神而明之在乎人之善用爾昆陽之戰虎豹亦爲股栗猛獸又烏足畏哉

執兵仗軍容甚壯。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承渥大敗。僅以身免。韶州遂陷。韶嶺南北門也。既陷。南漢主鋹窮蹙不知所爲。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粱鸞眞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鋹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氏族畧。南越有植姓。統軍六萬屯馬逕。地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以禦宋師。

辛未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鋹降。南漢自劉隱據廣州。至鋹亡。凡五主。合六十五年。

潘美克英雄二州。皆南漢置。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是。雄州今南雄府是。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隴頭。隴水名。在英德縣南。其地險。兩山夾峙。水多激石。南漢

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一名鳳山在南海縣西下南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郎令人送漼赴汴宋師遂頓城外南漢主將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崇岳無謀勇惟日禱鬼神爲事既而宋師濟水植廷曉力戰不勝死于陳崇岳奔還其柵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夜大風萬炬俱發煙埃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龔澄樞與李托謀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

屬。保興逃于民家亦獲之。悉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豢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鋹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鋹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寺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

登樓遠眺于政體何害希恩望賞人之常情亦不待登樓而後生也溫叟傳呼徑過時蓋未知宋祖在樓既覺而懼踖非禮之愆故矯辭以對且欲獵取直名

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巧絕、其寶貨燔爇之餘、尚存美珠四十六甕、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性成、儻能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以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妄亦甚矣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

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河決澶州

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

壬申宋開寶五年是歲凡三國一鎭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盧絳字晉卿宜春人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

大雨河決濮陽宋主命頴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因謂曰朕信宿以來焚香告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必不能爲災也宋主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邪趙普對曰陛下憂勤庶政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宋主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頓首服

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宋以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爲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

癸酉。宋開寶六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喪。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世宗陵。五代史注。在鄭州管城縣。之側。號曰順陵。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舍取。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

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共百二十七人。續編作百二十五人。誤。今改正。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爲太常少卿。殿試遂爲承制。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温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爲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爲交阯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唐書地理志。安南都護府。領交。陸。峯。愛。讙。長。福祿。湯。芝。武峨。演。武安。十二州。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阯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illegible]

死其參謀吳處坪等爭立攝驩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坪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南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考宋史交阯傳開寶六年丁璉內附授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璉復修貢封交阯郡王沈括夢溪筆談亦以璉封王在開寶八年爲安南封王之始與續編所載不同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字禮臣齊州人李美李檝以贓論死瓚流沙門島十年不得召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

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雷德驤之貶商州也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獄鞫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爲秘書省正事召德驤爲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光義爲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古今載籍極博豈能一一記誦不忘顧問即有所未知據實以對亦何所損學問之道事君之禮皆當以不欺爲貴若預探所問書册揣摩強識即此飾僞之一念已不堪以事君父縱應答無滯亦奚足貴多遜心術不端于此可見

表藏之金匱

宋主封其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前注見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爲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世祖旻諸孫

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謝病歸居交城。隋縣今屬太原府。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宋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甲戌宋開寶七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庚辰朔日食。

夏五月。江南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金陵人。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等字孟雍陽武人。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

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于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江南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維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來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博州聊城人）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

困鬭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南唐縣今屬池州府進次采石磯前注見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俶使判官王彝簡字明舉福州人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強倔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于人言彝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行營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福州人等拒戰敗走

初池州人樊若水字仲師後更名知古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

漁釣釆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櫂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于石牌口。今日石牌市。在安慶府懷寧縣西。與池州府分界。移置釆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眞。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

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宋始修日歷

史館修撰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請修日歷。宋主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二

宋起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凡十八帝十三世共三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帝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曾祖朓唐幽都令朓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帝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夾馬營在洛陽縣東北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仕周從世宗征伐屢立大功事具前人望歸之及世宗殂恭帝立陳橋兵變事具前遂踐周位而有天下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

乙亥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乃亡續綱目依朱子綱目唐高祖武德七年例於宋用大書紀年今依之春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注見前進

南唐後主荒於政事。艷詞流傳。視玉樹後庭相去無幾。宋師臨城下。猶然不知。戒嚴方且誦經講易高談自若。與梁元帝之圍城中

圍金陵。

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在江寧縣西南江中。新林港。即新林浦。注見前。遣田欽祚潁州汝陰人。攻溧水。溧水縣今屬江寧府江南統軍使李雄淮人。一作張雄。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于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洛陽人。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因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遁。溺死千計。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弗憂也。日于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楀等莫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事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

譏者亡千載之譏宴安鴆毒實乃自亡其國豈得盡諉爲氣數哉

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宋師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

皇甫繼勳暉之子

三月遼遣使來通好

先是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至是遼遣使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詔命慟哭謀出兵攻遼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 考宋史太祖紀開寶七年十一月命知雄州孫全興答契丹修好書八年三月契丹遣使格什古星什以書來講和七月遣太常丞呂端使契丹職官分紀所載畧同是通和乃遼之意而遼史景宗紀則書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禪珠喇加侍中與宋議和復不書格什古星什之聘宋蓋諱之也至耶律琮遼作耶律禪珠喇二史所書之名又各不同 呂端字易直

餘慶之弟。按格什古星什舊作克沙骨愼思。禪珠喇舊作昌朮今並改正。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湖州烏程人。權知軍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一作沈倫。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梁縣。今屬常州府。宜興。注見前。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進。帝優詔褒之。

彗星見東方。

秋七月辛未朔。日食。

五季國鎮割據域內幾如瓜剖豆分宋太祖有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能如吳越納土以保其宗祀而又庸暗寡識不早為備其敗亡固有以自取宋祖不容鼾睡之語其豁達大度竟有與漢高並駕齊驅之概

遣使如遼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廹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兵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辨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皇恐辭歸

曹彬將王明（字如晦大名成安人）大破江南兵于皖口（注見前）獲其都虞候朱令贇（舒城人延壽之孫）

先是江南主遣使召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衆號十五萬自湖口南唐縣今屬九江府鄱陽湖由此入江故名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及是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滄州清池人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

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

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將終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鍾蒨字德林豫章人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

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丙子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春正月。曹彬振旅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

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

張洎教李煜不降義本近正既乃靦顏受職而不辭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跳其當央祇面責將抗詞以得死爲幸者正借以僥倖免死耳洎後詔附中涓揣摩干進直是險巧之流未遇爾將益爲其所愚而不覺矣

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覘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今常州府治。漢爲毘陵縣。有大功。俟

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朕三執玉帛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字禹川。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三月。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宣祖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

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臣有差

還宮。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賓。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其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弟有疾而臨問或親其療治友愛如是而已灼艾自有專科非他人所能越俎親爲燃灼豈遽能獨痛及覺痛而引以自灸更無補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太原。遼救之。

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并州人。後避太宗舊諱更名美。牛思進。祁州無極人。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深州博野人。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于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字安隱。其先嘗相要尼氏。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帝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於病者之苦此與唐開元一之煮藥燎鬚同一不近情理而宋祖則尤有甚焉者矣

節用愛民人君治平要道無過於是至云為天下守財何其見之小哉此與俗所謂看財奴何以異乎無識者或以為格言然二典三謨中又豈聞有此等語句耶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是為太宗）

癸丑夕帝崩于萬歲殿帝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帝之女）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傚禁之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

燭影斧聲千載以爲疑案其實無可疑也長編作於孝宗之世孝宗爲太祖後故李燾敢肆其曖昧之辭汚衊太宗而以實錄不記顧命爲証獨不思至道三年太宗亦未嘗有顧命是豈又有他故耶且宋史作於元時元于宋非有所諱若長編果有可信當必採之而全史竟不一及則其說之誣妄更不待言而可知矣

嘗貰。及是崩。晉王在南府。宦者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召王入。薛應旂通鑑。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俱託于王。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考宋史宋后傳。不載此語。今不取。 甲寅。王遂即位。號宋后曰開寶皇后。明年。遷之西宮。

李燾長編云。壬子。帝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遜之狀。旣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考長編所載。出吳僧文瑩湘山野錄。山僧野史。說本無稽。且燾書作于孝宗之世。去開寶時幾二百年。傳聞曖昧。豈足爲據。乃竟採而錄之。于是元陳桱通鑑續編。胡一桂史纂通要。皆依其說。明邱濬程敏政。深辨其非。商輅等修續綱目。削而不書。別于圖外。畧摘數語。以示傳疑。李東陽等通鑑纂要因之。今據宋史宦者王繼恩傳。太祖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是太祖崩後。太宗方入。何來燭影斧聲之事。長編又以太祖崩于壬子夜。而宋史太祖紀。大書癸丑夕。帝崩。今一依正史爲據。餘說皆不取。再考宋后傳。后遷西宮。在太平興國二年。續綱目諸書。皆係之晉王即位之下。今亦依正史。因史無日月。仍係于此。而以明年別之。

以弟廷美即光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

德芳太祖第四子。爲興元尹。

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

內外官俱各進秩有差。

十一月。進封劉鋹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

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罷河東兵。

太宗皇帝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續綱目發明。非元年而書號。正其始也。春正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等及第。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曹州宛句人。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弟。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奸。十恤刑。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之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又覆試諸科二百人。盡賜及第。又閱貢籍十舉至十五舉。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擢那爲九經及第。九經七

人不中格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鞾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爲詩一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塲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 邢昺字叔明濟陰人

置江南榷茶塲

二月帝更名炅

夏四月葬永昌陵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規模可謂遠矣

冬十月初榷酒酤

十一月丁亥朔日食旣

戊寅 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初置三館（宋史職官志。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于昇龍門東北。剏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為武寧節度使。

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為淮海國王。

俶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字子遷。錢塘人。）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

一軍。八十六縣。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字世和。並節度使。惟演。字希聖。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錢塘人。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詔令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字貫參。質長子。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

秋七月。隴西公李煜卒。

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爲念。不及多取。留汴貧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餘萬。至是卒。追封吳王。帝命煜故臣徐鉉撰神道碑。鉉泣請曰。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帝許之。鉉撰碑。但推言歷

徐鉉不能盡忠於亡國之時乃欲守節於故主之沒後以虛言爲報亦復何益無知者或以爲可矜有識者更鄙其無賴耳

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云。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帝覽之稱善。考薛應旂通鑑。煜誕辰。帝遣使賜宴。宴畢。暴卒。蓋本龍衮江南野史。今不取。

以孔宜（宜字不疑。孔子四十四世孫。）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南唐鎮。宋升爲縣。今爲江西南康府治。）回獻所爲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詔特復其家。

冬。十月。置內藏庫。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詔改爲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己卯 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本奚族田重進幽州人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判邢州郭進爲太原石嶺關前注見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遼遣達嚕拉美遼扈從官按達嚕拉美舊作撻馬今改正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僉書樞密院事僉書之名始此

新渾儀成

司天監生張思訓巴中人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

以獻製于禁中日月行度成于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爲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爲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

三月遼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馬嶺在忻州西南大敗之

漢求救于遼遼遣耶律沙爲都統冀王迪里宁巴爾斯濟斯太宗子按巴爾斯濟斯舊作巴速堇今改正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迪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

進薄之迪里敗死。會耶律色珍字薛隱。裕悅赫嚕孫。按裕悅遼貴官。冢公師坐而論議。色珍舊作斜軫。裕悅舊作于越。赫嚕舊作曷魯。今並改。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德扆子。取漢岢嵐軍。今太原府岢嵐州。宋曰岢嵐軍。太平五年置。此書取岢嵐軍。乃史臣追敘之文。

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注見前。

漢城隆州。注見前。威勝軍宋置。今沁州是。使解暉洺州臨洺人。等攻破之。

漢人于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贇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開封浚儀人。往。城遂陷。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

公。

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欲攻不可遏。帝尤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卻。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勲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于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

仁者之師救民水火今乃縱火害民是誠何心況攻圍不下時尚慮城陷而殺傷者衆因以宣諭招降此趨門不及者獨非蠢所不忍害之良民乎

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祠部郎中劉保勛字修業。河南人。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惲字孟深。陽武人。續綱目。宋元通鑑。俱誤作李揮。今依宋史改正。以下官有差。劉繼文奔遼。遼封爲彭城郡王。久之卒。

徙太原民於并州。

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漢置。今屬太原府。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圍幽州。秋七月。與遼耶律休格字遜寧。南院額勒金烏蘇之子。按休格舊作休哥。額勒金舊作夷离堇。烏蘇舊作綰思。今並改正。大戰于高

梁河。在順天府宛平縣西。水經注。高梁水出薊城西北。即此。今爲玉泉山水所經。上有橋。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燕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宋史太宗紀。丙寅。次金臺頓。丁卯。次東易州。金臺頓。今清苑縣金臺驛也。東易州。當在定興安肅界。遼史不載。無考。遼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希達孟父楚國王之後。希達舊作奚底。今改正。按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命宋偓崔彦進劉遇孟元喆昶之子。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字伊遜。伊爾裕悅佳之庶孫。按伊遜伊爾。舊作乙辛隱。今改正。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耶

軍中謀立德昭並無形迹可指或讒人搆釁揣測猜嫌而爲之亦未可定太宗遽責以待汝自爲則德昭雖欲不死而不能可知太

律休格救燕時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元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開封浚儀人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遼好遂絶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

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矣抱哭追封固無解於涪陵之過所謂欲蓋彌彰耳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

九月。遼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

遼遣南京留守韓匡嗣。延徽之子。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滿城本後周永樂縣。隋改滿城。今屬保定府。西。方陳。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陳于前。崔彥進濳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濮州鄄人。頓兵繼至。合擊之。遼軍大潰。追至遂城。注見前。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兵而退。

以楊業爲代州刺史。

業即漢建寧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姓楊氏。止名業。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庚辰 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自衙前至手力等。皆第戶高下以充。所謂職役也。續綱目以人力之人係承符。去手力之力。為力手。殊誤。今依宋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改。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後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有貧富隨時升降。

三月。魏公劉鋹卒。

鋹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楊業敗遼兵于鴈門。殺其將蕭綽里特。（舊作咄李今改正。）

遼兵十萬寇鴈門。業領麾下兵百騎。自西陘（關名。在代州西北。即鴈門關西口。）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遼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綽里特。自是遼畏業。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

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益之子。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桓聞。乃遣使爲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冬十月遼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於大名遼軍退乃還

遼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遼兵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莫州敗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十二月遼以耶律休格爲裕悅

休格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諡康惠。

罷交州兵。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在今安南國海東府界。江之入海處。亦曰白藤海口獲戰艦二百。于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暑。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字希粲。青州人。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已而棄市。考宋史。孫全興于是年三月徵下獄。十一月棄市。續綱目于三月即書徵孫全興棄市。非是。今依宋史改。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及卒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爲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初遼取渤海扶餘城置東丹府事具前至是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無至者帝又以詔賜定安國王定安本馬韓别種其王烏元明數苦遼侵侮得詔令張犄角之勢王大喜會女眞遣使入貢持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眞使者令賫以賜焉

九月乙未朔日食

左拾遺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上疏言事，詔嘉獎之。

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略曰：王師平太原，軍功猶有未賞，願因郊禋錫賚，駕馭戎臣，此要機也。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願罷兵，此大體之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邇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皆爲輪奐，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于法所無，去之可也，此大體之四。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續綱目：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于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遺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宋元通鑑同。考宋史太宗紀及錫本傳，錫上事在爲拾遺時，非轉運使入辭所奏，其貽書宰相，乃趙普，非多遜也，今依帝紀書綱，採傳

作目。

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後徙宋鄭間。）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初。田錫既以上疏受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耶。及趙普復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普。錫遺普

書以爲失至公體。普引咎謝。已而錫出爲河北轉運副使。

置京朝官宋史職官志。凡一品以下。常參者謂之朝官。秘書郎以下。未常參者謂之京官。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奏使從政于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壬午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食。

罷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以次傳位。事具前。故帝即位之

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没。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以竇偁（字日章。儀之弟。）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偁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于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于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偁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沈倫罷。

趙普既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

廷美之得罪皆成於趙普其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察姦變以自媒不過慮

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屢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告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詛咒願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沈倫坐與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

五月貶秦王廷美爲涪陵隋縣今重慶府涪州是縣公安置房州注見前

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字德昌大名內黃人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

失之一念繼乃搆成寃獄坐以大逆止圖報復多遜夙嫌而於廷美毫無顧忌老奸伎倆日甚一日至諷李符上言必欲置廷美於死而後已則天良澌滅盡矣普嘗自負讀論語鄙夫無所不至之句豈未經目乎

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劒州梓潼人。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注俱見前。六月。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此夏州叛宋之始。地斤澤在榆林府懷遠縣故夏州東北。夏州自李思恭即拓跋思恭。具見前。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銀夏綏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緦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字顯忠雅州百丈人。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其高祖思忠。思恭之弟也。從討黃巢戰歿。賜祠。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

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曰衆。帝尋以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問曰。汝在夏州。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悍鷙。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秋九月。遼主賢卒。說具前。子隆緒立。小字文殊努。復國號曰契丹。按文是後遼復稱契丹。殊努舊作文殊奴。今改正。

遼主賢如雲州。至焦山。在今朔平府左雲縣東南。有疾。命韓德讓匡嗣之子。耶律色珍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遂卒。隆緒嗣位。諡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耶律博郭濟字布尼雅。六院頟勒金布格齊之後。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格爲南面行軍都統。按博郭濟舊作勃古哲。布尼雅舊作蒲奴隱。布格齊舊作蒲古只。今並改。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未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弭德超（氏族略弭氏望出新豐德超滄州淸池人）爲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覬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事爲徵帝信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

二月戊子朔日食

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瓊林宴之名始此）

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以處符歲餘卒春州注見前

五月河決滑州東南入于淮此河決入淮之始

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之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明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韓村隄久不成

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于白馬津。已而役成。帝作河平歌賜近臣。蠲水所及州縣田租。宋白。字太素。大名人。

六月。大水。

江河漢睢穀洛瀍澗水溢。溺死者以萬計。

秋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參知政事。

贄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于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以入對宿酲未解。出知荊南府。宋以荊州為江陵府。又改荊南府。尋復舊。

冬十月。以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為益王名元傑。本名德和。字明哲。帝第五子。府翊善。宋東宮官。太平興國中置。秩從七品。

王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

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

普罷爲武勝軍（後周置今南陽府鄧州是）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

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隕涕。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終始。可謂兩全。宋琪。字俶寶。幽州薊人。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至字言幾。真定人。參知政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及多遜敗。帝嘗詰及其事。昉頗為解釋。帝由是重之。遂與琪並相。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

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

以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爲翰林侍讀宋置掌經筵講讀備顧問秩正七品。王著字知微京兆渭南人爲侍書亦翰林官宋置。

帝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明年命宋白李昉纂輯文苑英華一千卷。

甲申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

百卷。當議甄録。酧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追封涪王。諡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

李穆卒。

穆謹言慎行。無有矯飾。及是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眞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没。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直言。罷封禪。

一先是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羣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字日明幽州人等詳定儀注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朝令夕改舍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當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朝

帝之即位也召摶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臣

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于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

知夏州尹憲（并州晉陽人。）襲李繼遷。破走之。

憲與曹光實襲繼遷于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

十二月立妃李氏女（處耘）爲皇后

賜京師大酺三日

乙酉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

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于是率衆攻麟州使人紿都巡檢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在今葭州西源出榆林縣下流入黃河以岸多葭葦故名）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道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禁增置寺觀。

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衆。令配流惡處。仍毁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數十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

遣知秦州田仁朗大名元城人。等將兵討李繼遷。

夏四月。江南饑。

遣使賑之。

宴羣臣于後苑。

先是。帝詔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茂暢。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

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徵田仁朗還。五月。副將王侁（字秘權。開封浚儀人。）擊李繼遷走之。銀麟。夏。州蕃內附。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與下悉利諸砦。皆羌戎所居。今在綏德州米脂縣界。）砦將折裕木（舊作遇。今改。）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繼遷乘勝攻撫寧砦。（本隋縣。後廢爲砦。故城在今綏德州西。）時仁朗行及綏州。（注見前。）方請益兵。俟報。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鋭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

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禽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摴蒱侁等因媒蘖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問狀仁朗對曰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酋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在葭州神木縣西北下流入黃河考宋史夏國傳繼遷築堡于石州濁輪谷石州今山西永寧州是與葭綏接壤川水蓋出谷中流逕神木以入于河斬首五千級擒裕木繼遷遁去時詔郭守文并州太原人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縣在榆林府定邊縣今日鹽場堡諸蕃焚千餘

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繼遷降于契丹。契丹以爲定難節度使。尋以義成公主妻之。

秋九月。廢楚王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帝長子。爲庶人。

元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爲赦天下。遇重九。詔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一名蘘山。在南陽府南陽縣北。召還居于南宮。

遣使如高麗。



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爲所侵。命御史韓國華（字光弼。相州安陽人。）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食。

宋琪。柴禹錫免。

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爲琪請盧多遜舊第。帝益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江陵人。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字廣初。濮州甄城人。）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彊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詼諧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

爲左驍衛大將軍廷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南康軍今江西南康府宋爲南康軍大雨雪江水氷

雪厚三尺江水氷合可勝重載

丙戌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

初賀懷浦開封陳留人太祖孝惠皇后兄將兵屯三交城名在太原府陽曲縣北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定州安喜人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此飛狐縣也隋置明改廣昌今縣屬易州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

楊業副之。出鴈門。

李至罷。

至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

三月。曹彬取涿州。田重進敗契丹兵于飛狐北。潘美取寰朔應雲州。注俱見前。

彬遣先鋒將李繼隆字霸圖。處耘子。破契丹兵。取固安注見前。新城唐縣。今屬保定府。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相賀漸。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田重進出飛狐南。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命部將荊嗣罕儒子。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大名朝城人。屯小沼。地名。在廣昌縣東南。嗣請延美列

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鬬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奔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邱漢縣今屬大同府皆降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已而重進再破契丹于飛狐北至蔚州其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執監城使耿紹忠以城降

夏五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格戰于岐溝注見前敗績

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州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

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格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絶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糧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即拒馬河，新城以下通稱白溝，亦曰界河，以宋遼于此分界也。）與米信軍接，潘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褁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格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白

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在涿州東北。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還。休格因出兵躡之。戰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此易水也。亦曰北濡。源出易州西北。逕定興縣為沙河。合中易水。入拒馬河。而爨。聞休格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邱山。休格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格為宋國王。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西。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議。中書

不與聞。及敗。帝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契丹復陷蔚寰州。

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遼縣。明省。故城在今宣化府蔚縣。）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于飛狐。又敗。于是渾源（唐縣。今為州。屬大同府。）應州。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勢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

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在朔平府朔州）南。死之。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潘美既敗于飛狐。議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色珍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

大石路。即今大石口。在大同府應州南路通代州繁時縣。直入石碣谷。即今石佛谷。在代州崞縣西北。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進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即今石硤口。在崞縣東北。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彊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蘭

楊業久於行陣不獨勇號無敵卽料事度勢亦非僂口妄談其欲避鋒紆道以出蓋實有知彼知己之識不得謂之畏儒不前乃王

遼史作達蘭字托紐。思溫再從侄　按達蘭五代史作撻覽遼史作撻凜。俱誤。托紐舊作駝寧。今並改正。伏兵于路。業至。色珍擁衆爲戰勢。業麾幟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在朔州西南。亦曰洪崖村。佖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在朔州南。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功。卽領兵離谷。美不能制。乃緣交河卽馬邑川水。亦曰灰河。出寧武縣西。逕朔州南。下流入桑乾水。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卻走。賀懷浦敗没。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考遼史蕭達蘭傳。宋楊繼業率兵自代州來。遼蕭達蘭從耶律色珍敗之。擒繼業于朔州。耶律

侁不察將地之宜激其輕
進復心疑敵遁急欲爭功
致業深入無援捐軀效節
侁之罪固不容誅然潘美
身膺閫帥既與業約駐兵
谷口聲援侁離次不能禁
制已乖統御之職乃亦不
覘虜實全師徑退坐失驍
將又豈能辭僨轅之責耶

希達傳。希達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須生擒繼業。希達以故不能爲功。似射業者希達。擒業者達蘭。與此所載不同。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旣業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于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色珍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

六月。戊戌朔。日食

以辛仲甫參知政事。

先是仲甫奉使契丹。太平興國二年。葬太祖永昌陵。契丹遣使來會葬。帝命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將。如進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乃厚

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絶域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以爲刑部郎中知成都府至是擢參知政事。

秋七月貶曹彬爲右驍衛上將軍。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爲馬軍都虞候知定州。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爭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冬十二月契丹大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即劉光業注見前）與

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遂掠邢深德州。

契丹主及蕭太后率兵南下以耶律休格爲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在河間府河間縣西北。天方甚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契丹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注見前。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太原人。皆死之。先是休格諜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兩匹也。左傳重錦三十兩注以二丈雙行故曰兩。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注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及廷讓敗。休格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

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鬭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祁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潰敗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

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宋制。諸州之鎮兵曰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慷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卻。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鎮名。一作百井。在太原府陽曲

縣北。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寨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砦在代州掩擊。大破之。殺其國舅詳袞特爾格宮使蕭達哩。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詳袞遼諸官府監治長官。按詳袞舊作詳穩。特爾格舊作撻烈哥。達哩舊作打里。今並改正。

丁亥四年。夏四月。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三年八月拜樞密副使。免。以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為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免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

遣使募兵于諸州。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字直臣下邑人。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鬬。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耤田。赦。

二月。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

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失諫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李昉罷。

布衣翟穎。性險誕。以儒書與知制誥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狎

旦爲作大言使穎上之。旦改穎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

復出也。于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

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

僕射。

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爲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爲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

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並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三月趙昌言有罪貶爲崇信軍名注見前行軍司馬

昌言素與知制誥胡旦善翟頴旣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頴益肆誕毁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爲公輔令昌言爲内應事覺頴流海島貶昌言爲行軍司馬旦坊州團練副使

夏五月作秘閣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

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與焉

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欵當授以官也

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有罪賜死

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

貸之。使至新安。注見前。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

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秋。八月。鄧王錢俶卒。

追封秦國王。謚忠懿。自俶以地歸朝。四徙大國。初封漢南國王。尋改南陽。俶固讓國王之封。改封許王。又改鄧王。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

近代無比。

九月。契丹復陷涿州。冬。十一月。遂入祁州。唐置。治無極。宋景德中。徙治蒲陰。即今州也。屬保定府。

契丹主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

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在保定府安肅縣西北。戰國時燕趙分界處。今其地名長城口。

士卒潰圍南走。契丹邀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注見前。

祁州及新樂。注見前。皆陷之

己丑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

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請于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衆。鼎峙而守。仍令親王出臨魏府。今大名府。以控其要。宋琪請令大軍于易州。循孤山。今曰孤山口。在順天府房山縣南。涿易二州分道。虜涉涿水。在涿州西。源出宣化府涿鹿山。遥州境。又南為俠河。抵桑乾河。源出山西朔平府馬邑縣。由大同宣化。遥順天府界。下流入于淀。即古㶟水。亦名盧溝河。俗名渾河。今名永定河。出安禮寨。在宛平縣西南。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事具前。下視孤壘。取燕必克。琪又言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亦多以修好為言。帝嘉納之。

自二月不雨至于夏五月。

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

秋七月。以張齊賢爲樞密副使。

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彗星出東井。八月赦。

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大赦。

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注見前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繼倫以少擊衆其臨事之勇料敵之智固不待言而縱死不失忠義一語尤爲制勝之本蓋示以有進無退則人有戰心而勵以舍生求仁則士無餒志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自然一可當百彼目此捷爲倖勝者匪惟闇於機鈐亦且昧於敵愾矣

都巡檢使尹繼倫（浚儀人勳之子）襲契丹耶律休格于徐河（源出易州五迴嶺逕滿城清苑入安州界爲依城河下流入淀）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饋數千乘趨威虜（軍名宋置後改信安治遂城故城在今保定府安肅縣）休格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塗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格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

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格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出。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大旱。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變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庚寅 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兢江州德安人。

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姪益衆嘗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卒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會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可得善價旭曰朝廷䘏旭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加嘆獎。

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爲夏國王。考宋史夏國傳以雍熙三年契丹冊繼遷爲夏國王。今依遼史。

辛卯二年。春旱蝗。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閏二月辛未朔。日食。

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參知政事。張遜博州高唐人。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為樞密副使。

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宋以中書樞密為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

伏誅。淮以參政沔（王沔。字楚望。濟州人。端拱元年二月。參知政事。）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于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五月。以謝泌（字宗源。歙州人。）爲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盡誠。如唐末孟昭圖者。（事具前。）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置諸路提刑官。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

趙普前此輕信李繼捧縱其復歸夏州已爲失策玆復輕信李繼遷受其僞降坐稽天討以留世世邊患蓋姑息偷安實爲宋代之失而養癰貽害始謀不臧則自是役貽之

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在故夏州北。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濟州任城人。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小字阿移。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八月。置審刑院。

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邱人。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復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九月。王沔陳恕吕蒙正罷。

蒙正爲首相。以寛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敏辯。

有適時才。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于本廳見客。許于都堂延接。以杜私情。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沔遂罷。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鬢鬚皆白。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覘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度支判官宋沆。長安人。伏閤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怒。貶沆。沆。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爲吏部尚書。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

明敏。毀者慙而止。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字媧氏。滄州南皮人。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參知政事。

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畯。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至是並拜。

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彭城公劉繼元卒。

追封彭城郡王。

女眞請伐契丹。不許。

范杲獻書干進見黜固宜杲嘗乞其叔范質奏請遷秩質作詩訓之一時人傳誦以為勸戒則杲之躁競自昔已然質雖知之徒諷以文詞而不能防其行檢亦不為善教矣

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十一月以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為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張懷瓘書斷飛白者後漢蔡邕所作本以題署宮闕字宜輕微不滿）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于是知制誥范杲（字師回質兄子）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

壬辰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食

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

時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以糴于近倉貯之俟歲饑則

史稱普寡學術及爲相手不釋卷而篋中所攜不過論語一編然果身體而力行之則德行事業必有可觀而普於忠恕之教且未能服膺勿失則亦徒知記誦而已今乃云半部定天下半部致太平尤爲鹵莽可笑

減價糶名曰常平倉遂爲永制

秋七月趙普卒。諡忠獻。

普卒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盡忠國家眞社稷臣也因出涕廢朝五日追封眞定王。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史臣曰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未嘗以勳舊自伐及其當揆獻可替否假武修文厥功偉矣獨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爲太宗之累豈其學力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焉

召終南隱士种放。字名逸洛陽人不至。

放沉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貧以養母亦能樂道薄滋味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



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癸巳四年。春二月。己未朔。日食。

置審官院。

初。帝慮中外官吏淸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交州黎桓入貢。詔封爲交阯郡王。

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

以桓爲靜海節度使。封交阯郡王。尋進封南平王。丁氏據安南。凡三傳。爲黎桓所篡。

青神後周縣。今屬眉州。民王小波作亂。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神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唐縣。今屬眉州。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死。其黨李順擁衆寇掠州縣。多陷。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射中之。玘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

李順爲帥。衆至數十萬。

三月。以何承矩字正則。繼筠之子。爲河北屯田制置使。考宋史何承矩傳。端拱元年。承矩請開河北屯田。詔以爲制置使。河渠志淳化四年春。詔何承矩等督戍兵開屯田。食貨志。承矩建議連年。沮者頗衆。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言之。乃以承矩爲屯田使。二志畧同。與傳互異。續綱目依志而採錄不詳。宋元通鑑依傳。而以黃懋上書。并記于端拱元年。與志不合。今依續綱目書綱。節採食貨志作目。而以河渠志所載塘濼諸水。并注于後。

先是。承矩上疏。請于順安砦即順安軍。宋置。今保定府安州是。西引易河。即易水。築堤爲屯田。承矩以爲自順安西導水東注于海。資其陂澤。築堤貯水。可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播爲稻田。收地利以寔邊。設險固以防塞。此禦戎之要策也。既而河朔連年大水。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臨津唐縣。金改寧津。今屬河間府。令黃懋閩人。上書。言

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功省易就。詔以承矩為屯田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于是開塘濼。種稻田。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平戎軍。宋置。後改保定。今順天府保定縣是。興堰六百里。取江南早稻種。課令種之。初承矩建議。沮者頗衆。及稻熟。承矩輦送闕下。議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河渠志。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淀為一水。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又西合諸淀為一水。東起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淀為一水。東北起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淀為一水。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淀為一水。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淀為一水。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西。合諸淀為一水。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西為塘。曰沈河泊。自保州西。合雞距。何泉。為稻田方田。曰西塘泊。自何承矩黃懋開置。其後益增廣之。黑龍港在今天津府青縣西。乾寧軍注見前。永濟河。即今衛河。信安軍

宋置。今爲鎭。在順天府永清縣東南。永濟渠在霸州東。莫金口。在霸州南。父母砦在保定縣西北。保安寨。注見前邊吳淀在安州西南。今堙。沈苑河。今清苑河。古沈水也。水經注。沈水出蒲城西。又東南入徐。郎此雞距泉。在滿城縣東。尚泉。亦曰一畝泉。在雞距泉北。二泉合流爲奇村河。

夏。五月。以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爲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參知政事。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爲其同僚王延德（大名人）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爲證即自引咎遂坐免

以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同知銀臺通進司（職官志知司官二人兩制以上充）

二司舊隷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隷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同知院事

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

狂民迎道妄呼與聽者何涉張遜執奏不過小人伎

偭準與之訐辨已屬過當至互發其私爭論不足責失大臣之體矣

馬首呼萬歲衙使王賓許州許田人。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辨云賓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爲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

秋八月丙辰朔日食。

十月。河決澶州。

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潁宋亳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慚懼拜伏。遂罷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

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伐。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燼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易簡嘗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小黃門奏之。帝召問。即令取至便殿親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器滿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愼終如始。帝納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于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欵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

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閏月。以陳恕爲三司總計使。

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戸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爲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字垂天。歙州婺源人。）爲左計使。董儼（字望之。洛陽人。）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卒。

（甲午）五年。春正月。王小波黨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爲西川招安使。討之。



李順攻陷蜀邛州、永康軍，宋置，今成都府灌縣是。又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字咸熙，浚儀人。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刦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字道成，德驤子。為峽路轉運使。宋以夔萬等州為峽路，續綱目、通鑑俱誤作陜路，今依宋史改。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

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即夏州，唐時党項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因名。部將高文岯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繼隆帥師討之。

饑。

饑民貸富室之粟固不可槪與盜同科然或迫于飢寒強求升斗尚可量從矜恤若乘荒嘯衆兼掠財物亦以飢民宥之則强暴肆行其風又可長乎惟在審情事之重輕分別科罪始得其當悉從末減之論未盡善也

先是京西淅饑民相率持杖劫富室取其粟皆坐彊盜棄市知秦州張榮獨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至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餱糧以圖活命耳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彊盜同科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衆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保忠至汴詰責釋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墮夏州城。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爲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於綏銀。

置起居院。宋沿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舍人隸中書。至是始置院于禁中。

初李昉監修國史。復時政記。至是右諫議大夫張佖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時政記先進御。自昉始。起居注先進御。自周翰始。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

丸是李順分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字常清開封人）爲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敗之斬馘幾盡（時朝廷聞蜀寇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破賊于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又遣其黨率衆二十萬圍梓州知州事張雍（德州安德人）都巡檢使盧斌（開封人）悉力禦之（初雍聞賊起集城中三千人又募强勇千餘守城斌適還州雍命之監軍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守械悉備及賊至攻之不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綿州遣石知顒（亦宦者眞定人）來援賊不戰而潰（斌乘勝追斬二萬餘尋領千兵解閬州圍至蓬州復敗賊衆繼恩遣內殿崇班曹習破賊于老溪綿州巡檢使胡正遠又進擊之老溪即閬溪在保寧府閬中縣西入嘉陵江）遂復綿閬巴蓬劍州五月繼恩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捷聞

詔以雷有終知成都府。尋降爲益州。磔順等八人于鳳翔市。順黨張餘復陷嘉戎諸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餘轉攻夔州。爲白繼贇所敗。上官正又屢破之。遂復雲安軍。餘亡走。明年。都監宿翰獲餘于嘉州。蜀盜悉平。 秦傳序。江寧人。

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

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

高麗數爲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爲外夷開隙。詔撫慰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

內侍領兵仍唐弊政其後童貫梁師成之擅權是由此開其端太宗雖不與宣

徽之除而命之領兵已屬乖舛作法于涼不能辭貽謀不臧之責矣

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張雍。盧斌。以守梓州功。皆進秩。考張雍。盧斌。同守梓州。續綱目。宋元通鑑。錄雍削斌。今依本傳增補。

以張詠知益州。

蜀當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至。諭以恩義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牒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旣任以領兵之責必平日悉其爲人豈有以反相一語之譏而罷其事者此較之漢光武信讖更爲不及矣

以趙昌言爲川峽都部署尋罷知鳳翔府。

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爲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旣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

九月以襄王元侃帝第三子卽眞宗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字道濟河陽人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靑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寇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

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以寇準參知政事

先是準旣罷知青州帝念之不置謂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至是召還遂拜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戊寅朔日食

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

以陳恕爲鹽鐵使

總計使某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



置使以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河南
人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
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
帝語恕等曰溥等于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
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
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
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字永初濮
州晉城人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
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始
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蠲去宿弊帝深器之
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恕每
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誚讓恕斂躡退至殿壁
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